



章柠檬/文

把日子加热、加热，味道就出来了，凑过去闻，哦，是盛夏哎。

这一季的草木是往最绿了奔去，蔓延开来的绿，淋漓尽致的绿，一发不可收的绿，浸透了染透了爱透了的绿。这用了情的绿，自然有香气，青青的、轻轻的、清清的，飘在空气里，是情窦初开的香，是清淡透亮的香，是义无反顾的香。

你读懂 情 字吗？那是心侧一抹绿，那应该是最年轻、最简单、最美好的一种心动吧，正如夏天的绿的气息。

若说夏日最香的花，当数栀子花或白玉兰。栀子花粗粗大大，又香得掸都掸不开，于是为文雅人不取，以为品格不高。栀子花说，我就是要这样香，香得痛痛快快，你们管得着吗？我最喜欢作家汪曾祺对栀子花的这段表述，简直把栀子花的性子说白了，她的香就是那么活泼泼、明晃晃，她的香用不着拿时间吸引你、挑逗你，直接朝你生扑过来。

小时候，奶奶会去摘几朵大大的栀子花，别在我们的蚊帐上，说可以驱赶蚊子。于是那花香便成了白色纱帐里的味道，悠悠夏夜的味道，醒着做梦的味道，是 玉质自然无暑意，更宜移就月中看 的美，更是

幽香无断续，偏于静者私 的香。

夏天的白玉兰也香，白花如玉，香气似兰，相对栀子花，她香得有静气。一小朵一小朵躲在密密的叶丛中，形状也温婉精致，微微盛开的花瓣白净修长，像女子眉眼间羞涩的笑，最是 娇柔独爱东风暖，影落红墙香满门。

母亲大清早地会从街市上寻来十几朵新鲜的白玉兰，有时系在我和妹妹的衬衫扣子上，有时系在我们高高的马尾辫头绳上，那幽静的香味，在我们一低头、一转身之间，会令我们不由自主地微笑、快乐。

每年端午起，艾草、粽箬、雄黄酒就会带着它们独有的香气在各家弥漫开来，像是夏的前调，让你闻见一个浓郁而漫长的盛夏就要来临。现在的夏天热得比较早，以前可以等到端午后，才陆续把夏天的草席、竹躺椅、竹帘子、蒲扇等搬洗出来。你闻过一场骤雨过后，风吹着打湿的竹帘子，扬起的淡淡竹香吗？你闻过静静的月光下，奶奶为你轻摇着蒲扇，微风中还有一丝老麦秸的味道吗？你闻过刚用温水擦拭过的凉席，用脸贴在上面睡觉，会有一缕青草香伴你进入梦乡吗？

是的，电扇和空调似乎夺走了很多属于夏天的味道，但我们还是留住了一些。比如夏至过后，母亲就喜欢在客厅里点上檀香或沉香，香能静心，心静自然凉。屋子里这份悠扬醇厚的香韵，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酿成了记忆中的味道，母亲的味道。

过了小暑，为了对付孩子们上干火，母亲会请夏枯草、罗汉果、金银花等草药来帮忙，大锅里熬煮的凉菜，仅仅闻见，就已降了火，那股严肃而苦淡的药香，仿佛能稳稳地压住顽皮的心气。为了对付孩子们三伏天脾胃差，母亲还会一大早起来，煮姜枣茶，然后偷偷地倒入我们的保温杯，那一口清甜又微辣的感觉，就是夏天清晨刚苏醒的味道。

不怕各位笑话，我至今仍觉得花露水的香，是我最能接受的香水的味道。小时候，家里没有沐浴房，我们用大澡盆洗澡，灌满

水后，母亲就会拿花露水过来，滴上些许。所以，那时夏天的傍晚，散步在街上，迎面而来三三两两的女孩子，她们刚洗过的长发随风飘起洗发香波的味道，还有她们身上淡淡的花露水的味道，都被我定义为女孩子独有的美好气息，也是我第一次读到苏轼的 香汗薄衫凉，凉衫薄汗香 时浮现的画面。如今，再纷繁、再昂贵的香水，都盖不住我记忆里的那种女人香，只是停留在了那个还不太流行香水的小城夏天。

如今，我们动动手指就能购物，能隔三岔五地换条花裙子去逛街。可你认真地闻过棉布的味道吗？你有多久没有用心地去期待一条连衣裙的到来？我怀念那时的夏天，母亲会带我去买布料，差不多要挑一下午。喜欢素净的她会挑各种各样的小碎花棉布和蕾丝花带，有些是给我和妹妹做睡衣睡裤的，有些是给我们做连衣裙的。分给我和妹妹的布料都是不重样的，母亲说，每个女孩都有适合自己的花色和款式。

那些碎花棉布被带回家后，就搁在母亲的缝纫机旁，我每天都会去摸一摸，想象着这些可爱的小花如何随我的裙摆盛开在众人羡慕的目光里。妹妹也是如此，她会抢走属于她的棉布放在床头，怕我弄脏了，姐，你闻闻，这布有香味嘞！我笑她傻，却忍不住凑近嗅了一下，真的，新棉布有一种阳光、花香、泥土全部加起来的味道，很舒服的味道。等啊等，终于等到母亲有空坐下来给我们做裙子了，也不知道母亲做了多久，很多个夜晚，我们听着母亲踩缝纫机的 咔咔 声睡着了，早上又在 咔咔 声中醒来。

在一个阳光特别明亮的清晨，我们似乎闻到了缝纫机旁熟悉的味道，哇！叠得整整齐齐的新连衣裙放在了我们的枕边。裙角飞扬的那一刻，我觉得妹妹一点都不傻，我确信闻到了棉布的香、母亲的香、夏天的香，说不清，好像都有。

夏天，热就热点吧，日子有了温度，才能蒸腾出世间香气。

七月

沈文军·如西瓜般清甜雨露酿成酒

踩出精彩 碰碰车在树林里穿梭

闻到花香

## 云淡风轻小南门

小时就很朴实真诚地做着小本买卖。几十年来，他们家的泡虾延续着原来的味道，纯正，香浓。

后来，老夫妇身体吃不消了，就由他们的儿子和儿媳继承了小生意。他们做的不是生意，而是乡土气息的延续。温岭各个地方的都知道小南门这家泡虾店，他们家的泡虾个头不大，却饱含内容：新鲜的肉末，地道的香葱，还有小虾米。味道很纯正，很多地方的都来这家店买泡虾。

时间久了，这家泡虾店就成了小南门的标志。近年来，老夫妇的儿子儿媳也风雨无阻地延续着小南门人的情怀。我曾问过他们，为什么他们店里的泡虾如此香脆，和别家不一样？他们说，因为他们用的是猪油，不是菜油，并且每天都用新的猪油。他们说，钱赚得多少无所谓，就是一种小生意，一份小情怀。

我住在小南门30多年了，小南门泡虾一直存在，店面一直都只是一个小摊，没有扩张。我们在小摊感受到了小生意的真诚，也感受到了温岭美食的滋味。

小南门前溪桥，杨柳依依，溪水潺潺，泡虾

葱香四溢，让我感受到了浓浓的家的味道。可是不久以后，小南门边上的房子连同这家泡虾店，都将成为记忆，因为小南门即将拆迁。我们虽然也早早盼望着改建，可是现如今拆迁的消息成真了，我们忽然又感觉有点不舍。毕竟，那里承载了我们太多的回忆和乡味。

小南门云淡风轻的生活承载了我的少女时代，也延续着我的青年中年时代。我终究要和它说再见了，回忆里的泡虾摊将会成为很多温岭人的记忆。温岭旧城终将成为历史，一幢幢新建楼房将会刷新老城区的面貌。老城区将会重磅归来，小南门也会焕然一新。生活依然继续，无数的未知将伴随而来。我们在回忆里重温，在新时代里更新。也许生活就是这样，更新换代，而我依然想保持着那份纯真，初心不改。

别了，我的小南门泡虾！别了，我的老家之陋室，也告别了我几乎三分之一人生的小南门生活。桃红柳绿前溪路，风光无限淡泊途。若有一日终将别，别时不再有商贾。愿我们小南门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新家园，也能有一份美好的新生活。

蔡筱丽/文

悠悠小南门，几代生意人。不变泡虾情，葱似春风。

题记

一盏灯照亮我前方的路，我才能看清方向。家是一盏灯，指引我走向光明；家是心灵的归宿，让我们在风雨中无所畏惧；家是心灵的依托，让我们在伤痛中有所慰藉；家是心灵的港湾，让我们在落寞时有所倾诉。

我对家的定义，不在乎多么华丽的外表，在乎它是否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，也在乎它是否具有恰到好处的温度。而我的老家——温岭小南门，就给了我如此一种感觉。

温岭小南门，曾经的太平文技校坐落于于此，就是现在的消防大队办公室，门口便是闻名温岭的泡虾店。那只是一个很小的场所，连门店都算不上。一对夫妇，一口锅，一桶猪油，新鲜的肉碎、葱和小虾米，还有一大桶麦糊，制作了温岭几代人钟情的泡虾。这对朴实的老夫妇，在我年

## 散步于锦屏公园

蔡建荣

这个夏天，锦屏公园的荷塘里已经开出了一大片的荷花。一只乌鸫鸟飞过，带着它嘹亮的叫声。公园里，有许多人在锻炼，有些慢悠悠地散步着，有些小跑得汗流浃背。但没有人会去留意，路边那些枯萎的果实。在阳光下，小草们像婴儿初生，它们的母亲则静静地站在地上，不动声色地遮阴着小草。每当有风经过，它们便笑意盈盈。

## 小时夏夜纳凉

李轶贤

院前泼水聚男丁，摇扇桑麻话不停。何物能消长夜暑？小儿遥指一天星。

## 阅读为何总让人觉得乐而不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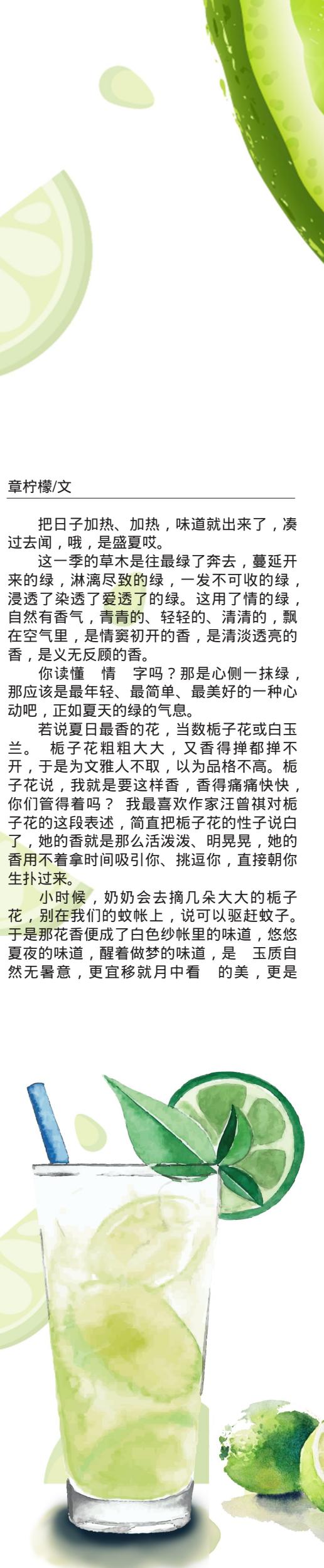
残苑/文

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 是个互补，大致是告诉我们学以致用。而真正做到 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，愚以为那是一种升级版，能带给我们无穷的乐趣。正如赫尔曼·黑塞所说： 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，但是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。自行唱歌 能让你的人生拥有更多的可能。在某网络平台，有位作者说到读了三遍《简·爱》，才顿悟读书为什么能改变命运。《简·爱》是英国作家夏洛蒂·勃朗特的成名之作，自1847年问世以来，已有近180年了，其故事依旧受到无数读者的追捧，时光并没有减少它的魅力。小说的主人公简·爱从小命运坎坷，在困苦艰难中，她守卫着自己的心灵，一直努力向上，最终逆风翻盘，活出了自我。而战胜生活中一切苦难的秘密武器就是书籍，阅读成了简·爱随身携带的避难所。初读《简·爱》，被曲折浪漫的爱情故事感动；重温《简·爱》，我顿悟了改变命运的法宝就是坚持读书。

林语堂曾说： 读书，开茅塞，除鄙见，得新知，增学问，广见识，养性灵。脚步到达不了的地方，书籍可以带领我们到达，浩瀚的天地、广渺的宇宙，甚至任意我们想去的地方。杨本芬是一位平凡的老人，却在80多岁的年纪一连出版了三本书。她的大半生都在务农与打工，退休后为家务操劳。她之所以能写出那么多优秀的作品，就是因为热爱阅读。

阅读有如身临大千世界中无奇不有之境，达到一定境界就真的能拯救迷途者。回归现实， 学霸们哪个不是惜时如金抓紧机会阅读的呢？或许有种种不同的因素和方法、方式，但阅读能养成一个好习惯，使人觉得乐而不疲。当下，阅读成时常， 悅读 更谐着音变着调地激发人的热情，君不闻 学无止境 学海无涯苦作舟！苦与乐相伴，忆苦思甜，那是阅读之余的真正理解。

对于有经验的读者来说，实际上天天都是读书日。阅读应该是伴随人们一辈子的事情。 诗歌翻译家、北外教授汪剑钊说。我在读了汪剑钊的《卑微的尘土也有飞翔的自由》后，情不自禁地写下： 都说 眼睛容不下沙子 尘土飞翔时我的眼睛里却经常有沙子模糊了视线 并不代表我看不见前方 只是泪眼婆娑、一叶障目 我时常把眼睛擦得红红火火 血丝样的肌肤代表了一种不健康 我抽了筋的神经跳动至末梢 飞扬了血液，也强制了某些行为 不为一粒沙子左右，我也无法抗拒 飞翔的尘土激发了我的斗志 我写下诗句不为什么 我发信只是号一下我的脉 我想：不会被尘土、泥沙蒙蔽



蔡筱丽/文

悠悠小南门，几代生意人。不变泡虾情，葱似春风。

题记

一盏灯照亮我前方的路，我才能看清方向。家是一盏灯，指引我走向光明；家是心灵的归宿，让我们在风雨中无所畏惧；家是心灵的依托，让我们在伤痛中有所慰藉；家是心灵的港湾，让我们在落寞时有所倾诉。

我对家的定义，不在乎多么华丽的外表，在乎它是否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，也在乎它是否具有恰到好处的温度。而我的老家——温岭小南门，就给了我如此一种感觉。

温岭小南门，曾经的太平文技校坐落于于此，就是现在的消防大队办公室，门口便是闻名温岭的泡虾店。那只是一个很小的场所，连门店都算不上。一对夫妇，一口锅，一桶猪油，新鲜的肉碎、葱和小虾米，还有一大桶麦糊，制作了温岭几代人钟情的泡虾。这对朴实的老夫妇，在我年